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農耇　同較

山楙　農正

疏

實剖愚忠疏

竊臣嗣昌昨將總督盧象昇手書塘報實封呈進未知聖裁若何一夕徬徨不寐屢臥屢起念臣受聖主洪恩一時

無兩所當責任至重亦一時無兩此時而因循退避姑以
疆事聽之督撫嘗試自為不效則曰督撫之責此不忠之
尤者也即請下廷議出奇計懸重賞購膚功或遷延數日
機會錯過弦矢激發不復可收後將悔之無及亦不忠之
尤者也以臣思之邊烽發難二十年國家用兵二十年雄
邊健兒盡膏白刃中原赤子盡化潢池亦二十年於茲上
自宮府帑藏中而有司積貯下至億萬生靈一錢半菽付
之逝水亦二十年其中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詎不曰滅此
而朝食哉要歸其實不過耗鉅萬萬財屠鉅萬萬人而已
嗚呼痛哉二十年之前事不可贖矣有二十年後長如此

而不變乎易曰何以守位曰人長如此其屠人不可也何以聚人曰財長如此其耗財不可也而從無有一人言之者何也臣子愛國之念不若愛其身全國之念不若全其名以為吾之此身居一日官塞一日責而已國之大事豈吾一身能擔敢擔吾之名求一日榮免一日辱而已擔國之事不能求榮而反求辱是故人人皆知之而不言將欲言之而不肯者比比是也嗚呼痛哉臣於此感憤有日竊不自量以為苟有益於軍國雖殺臣之身辱臣之名而臣不敢避今日之事是臣舍身名而報主之時也臣之愚計以為用兵踰二十年無不變之理彼未變我強而變之則

難彼欲變我因而變之則易古聖神莫如舜禹譚至治莫如有虞舜命禹征苗三旬逆命遽班師舞羽度三旬以外屈人耗財聖神不爲況二十年外而忍爲乎後世惟漢氏最強然不免和親唐治少亂多借兵臣敵而後恥終難雪有宋立國最弱兄弟獻納僅爭一字之間要未有能尊體統正名號如本朝之撫賞焉者成祖守和寧之封穆宗終順義之貢損益百王權衡千古迥然斬絕非待飾辭也遠者不具論即如俺答強盛在肅宗之世犯搶垂數十年先臣楊博奏議有云蠢茲俺渠包藏禍心流毒邊疆鄙彼上世之駑驁上馬精強用我中華之叛逆智術詭密小則停

人掠畜大則陷郡攻城無一歲不擾於疆埸無一鎮不遭其蹂踐蓋與今日邊烽前後酷相類也自款貢而後薊門宣大一切戒嚴男耕女織老終幼養牛歸馬放者垂六十年猗歟盛哉說者以爲恃款忘備積弛至今甚爲非策而不知以六十年不併人掠畜陷郡攻城與六十年之男耕女織老終幼養牛歸馬放較孰得而孰失孰安而孰危孰利而孰害哉況乎款貢而後所謂俺答者化爲荒淫之一夫控弦數十萬衆化爲臥眠之守狗而今六十年後問俺答之子孫何如哉邑令台吉名爲卜失兔子惱兒木者名爲忠義重孫一纖僅存微弱無比夫然後知三表五餌賈

生確乎明制敵之機善戰服刑孟子凜乎著拯時之訓而
我朝撫賞爲弱敵之第一策未可耳食嘗談輕開啖口而
不思爲國真切久遠之計也昔宋臣寇準請真宗駕幸澶
淵親征契丹王欽若以爲孤注異世而下思之實可寒心
今版圖全盛固非宋比師武前驅亦無準議然已巳丙子
邊烽兩過陵京深入畿南重地吾皇焦勞五位籌畫萬方
去親征相問幾何其僅僅俘掠飽颺別無盤踞之志乃我
聖神之福德國家之幸事未可狃之以爲常也今若不顧
民窮財盡盜賊蠭起中原南服根本虛搖而必以剿敵爲
事今日增兵明日措餉耗累鉅萬萬財不已又以新財續

舊財曆累鉅萬萬人不已必以後命填前命是所謂之孤注眼前未見必有馴至之時當身不任必有接手之禍而爲臣子且求敷衍此日待其馴至付之接手何人此乃萬世罪魁狗彘不食臣不惟不敢爲抑眞不忍爲也是以冒剖愚忠仰祈聖鑒詳觀古昔遠稽唐虞近循漢宋中國外國決然不能相無撫賞機權灼然不容偏廢通此一路俾邊臣得假便宜暫弭大患待數年之後敵國漸衰而我中原盜賊止息黎庶安生錢糧不苦於沃焦甲士不憂於呼癸然後奉將天威大彰撻伐以恢祖宗之疆土以償積歲之逋誅似乎亦未爲晚此臣狗馬癡樸淺思遠慮不敢不

嘔心瀝血奏上之後臣身聽膏斧鉞臣名聽人詆毀臣不惜也臣知二十年殺運俟天心一轉即回億萬年王基在皇衷默培永固而已

崇禎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具題

覆黔督撻伐方張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西南彝目多矣狐朋狗黨必不顧朝廷一一而郡縣之乃朝廷之火初不借夜郎以張漢也是故叛討服舍爲古來不易之善經撫順剿逆實行閒不膠之妙用然在朝廷專任督撫處置得宜入而告成事於上可耳必欲朝廷之上先期定擬以專主一撫之局且刂述大

羊之形猶然桀驁自雄而遽授一撫之名臣部則何敢任
卽臣部前疏尺地寸土朝廷不利其有者亦謂剿逆之後
推以賞功非謂據邑以叛因而與之也況同一撫耳前出
之於蜀撫王維章之口則非今出於叅將李應忠之言則
是與夫免設將免留兵免清丈之議俱未臚列詳明臣部
未敢含糊具覆也合無仍遵前旨責成該督嚴酌順逆操
縱剿撫永戢遐方倘果有決撫機宜亦須通將善後著數
詳奏仰請聖裁毋或忽然罷兵致梭徒別有恣肆貽黠人
以不了之怨也近據蜀報殺傷流賊頗多餘黨仍然奔遁
恐轉眼局面又自不同該督與蜀之新撫傅宗龍商酌另

有長算亦未可知臣遵旨看議俱難執一成說相應覆請

恭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奉聖旨剿逆撫順奉有屢旨西目叛服靡常操縱善後事宜該督撫相機酌行仍不不時將彼中情形詳悉馳奏

覆登撫島衆既定疏

該臣嗣昌看得島上兵民原係全遼赤子不甘陷敵自拔而來遭毛文龍陳繼盛劉興治黃龍等遞傳衣鉢拘執窮鄉不肯放回寧錦以致十七年中屢經叛亂焚殺多端僅存數千人爲沈志祥遁西石城幾匝一歲蓋反正若斯之難也今陳洪範戈船一指相率投降船隻藥器奄爲我有

此時乘其未定散遣八城乃第一條生路從萬死中搏將出來者昨監臣陳應祥官兵奮勇疏內亦云歸心之衆奉有嚴旨亟當設法會送寧錦安插而不必再候旨下哉至屬延正與撫臣楊文岳議同臣部一聞此信亦即知會寧錦撫監亟爲接濟萬萬不容遲悞者也懇祈聖鑒立勅該監撫鎭作速散遣萬勿疑滯重滋罪釁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奉聖旨島衆已有旨了着各該撫監鎭作速散遣安插務令得所以聯衆心不許遲延滋釁該部再行飛飭

庸材實負任使疏

竊臣嗣昌本以庸劣戴罪邊關草土荒迷謬蒙恩召懇辭

不獲殄竭駑駘今受事一年負恩萬狀前後瀝血恭請斥
譴非一日矣昨者邊烽竊宣寡昧之衷無以仰承清問戰
懼欲欽伏讀明旨批臣飛報緊急邊情本內如有制勝機
驅不煩朝廷兵餉者不靳懋賞仍著詳籌速奏不必又滋
廷議欽此又批邊烽狡計日深本內爾部仍確籌方略決
剿戰守毋致因循誤事欽此臣徬徨日夕念才識疎庸實
難仰稱聖意即有條奏豈堪參贊廟謨祇益深臣罪無所
逃於耳然而狗馬戀心憂危積歲雖似無當方略而率臆
上陳實不始於今冒受事之日蓋前任關門曾有廟勝宜
先之奏內言致馬收降為伐謀伐交之策曾蒙聖鑒採訪

後任宣大又有謹蒙天語申飭謬獻微臣千慮之愚之奏
伏蒙聖慈俯詢臣則遭艱以去未竟其說矣今時勢雖或
不同而機局原無有異臣昨義州講市之意亦略本於前
奏而來倘蒙聖恩赦臣萬死容臣引伸觸類備悉條陳或
者稍堪採擇總之臣之愚心深佩宋儒兩語必用體國之
人而後可收用兵之效今臣千見萬見千言萬言不離體
國一念不敢爲臣一人計避罪博名以快今日之聽聞而
致他年之實禍也臣言甚長謹分段詳奏仰便皇上覽觀
另備書册一本願常留御前少存聖慮如有未盡仍祈清
問口陳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一臣前奏廟勝疏內有

云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今若伐其謀必大買馬使我實有四五萬馬常由關門寧錦之間馳逐射獵彼必屏息而不敢動何則彼圖寧則力敵遠鶩密宣關薊等處則憚我以輕騎襲其巢故今日首算惟在致馬盡國中之馬以與關寧選輕銳之士頻出近邊以射獵為事張撻伐之勢可使寧錦帖席關薊安枕宣雲自無復事此臣所謂伐謀之策一也維時壬申十月臣具此奏旨下部科議論不決而止今相距七年彼之舉動似不出臣所算其後臣至宣雲力主撫巡哈馬大開市口今又三年所買馬匹始又不止五萬但分之內外各鎮官商不得全聚關寧一處耳今

若仍用臣策合關寧兩鎮選五萬騎兵設五大將統之每將各練兵一萬專習弓馬與彼騎爭雄時率數千更番出獵如所謂養晉木葉泥窪者出其不意奄掩西部彼聞此聲萬萬不敢離巢一步遠窺薊宣此理勢必然無可疑慮者也　一臣此策如用當分布率然之勢錦州一萬寧遠一萬前屯一萬關門一萬永平一萬五將不相統一而相應援彼犯東則前屯關永相率而東彼犯西則前屯寧錦相率而西卽使薊宣有事亦步步聯絡而西彼趨其外我備其內合五萬之雄師未有不能制勝者關寧十五萬兵選五萬外其餘劃地而守不致之人一切不須增設但五

大將須極知勇之選除糧餉衣甲馬匹弓箭之外每歲每將給賞金一二萬聽其操練鼓舞以香餌釣欲魚足矣此外薊宣等鎮浮冗之兵可裁通涿真保新增更可罷也不裁不罷不得專力以給關寧事必無成欲勉成之而我滋困非體國治兵之道矣　一臣此言出口議者必曰薊宣等兵何可裁通涿等兵何可罷與其過而裁之罷之也寧過而備之備之誠是也而我二十年來因循不振撐持不來者亦正壞於備之一字孫子法曰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我二十年來無所不備而止成一無所不寡也夫以我備人

馬得不如是曷若使人備我乎設智勇五將練五萬騎兵更番出塞彼自當備我而我無所不寡之備其爲不必備也審矣奈何年復年月復月長備人而不使人備乎一臣此說既明或者不矯臣之非而第苦臣以難矣馬取五萬何時而足兵練五萬何時而成且五萬之馬三五須得一百五十萬之價何方而有臣有說焉凡臣所謂當裁當罷者皆可取資以成吾事者也裁不必裁稍約其制逃故則勿補之當罷者亦如是無裁罷之名而有其實以漸不以頓也兵以漸裁以漸罷則馬之來毋論多寡盡給關學內外官商俱不得分一匹不過二年馬當足矣一邊買馬

一邊練兵不過三年兵馬堪用出塞之謀我得施矣我謀旣施彼不敢動不出三年而我薊宣等鎭彼不敢窺此理勢必然無可疑慮者也

一臣此說旣明矣難臣者必曰彼肯待我三年不來犯乎臣將應之曰正有說也彼今來犯矣而令西彝講市彼不可市西彝正可講也臣前奏用朝鮮未竟其說今請竟之彼蓋曾遣使遺書朝鮮稱引父毋兄弟之誼令朝鮮代爲乞款朝鮮似亦爲轉奏矣彼誑朝鮮乎抑誠求之非誑乎夫且毋論理而姑詰其情彼非誑鮮也誠也其誠安在在求市市可許乎臣曰不可許雖然彼求市不可許鮮求市未嘗不可也我與彼市則不可

鮮與彼市未嘗不可也故臣之初議欲用鮮以通市其利甚長今鮮又已矣而彼使西彝講市其情又類求於鮮其利又百倍於鮮也臣竊以爲許之便　一臣此言一出旁觀非駁臣者不知幾何也抑獨不聞孫武子言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此今日之大病也醫之若何抑又不聞尉繚子曰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此今日治病之要方也國家治兵二十年日加派日搜括日捐助止矣力屈財殫中原內虛其敝已極而

市之一字從未思及言及夫果不知市乎不能市乎則何以違禁透販走皮島如騖雖犯法至死而不止乎夫非知市者奸商能市者逆弁未嘗不藉手鮮國轉販通敵而第國家不收其利乎尉繚子曰市有所出而官無主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則前此島弁之通鮮奸商之騖島所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者是也故臣之初議因海以用鮮卽商以通稅可操奇贏而足國惟彼時爲然慨臣言之不早也　一臣乃言今用西彝其利百倍者又何也夫因海用鮮汪洋島嶼奸商百出我焉能一一而稅之哉今鮮路通矣島人撤矣百貨之屬無容一絲蹈

海而我用西夷與之講義州之市則商旅輻輳難踰山海一關扼此關也以稽貨之出而征稅之入無一絲之或漏也一布彼地値數金一帛彼地値數十金我無以中國之常價稅而以彼地之高價稅十分一二多取之而不爲厲名取於商實取於彼也而我與西夷市不爲無名度西夷必乞我賞不可不應則卽以市稅應之夫市稅取之於商無市本之費利一也市賞取之於稅無撫賞之增利二也收島人闌出之貨而併扼於關利三也緩薊宣屢窺之擾而開市於遼利四也誘之以開市彼必不動我得復義州而守之利五也義州既守松錦之外又增一籓利六也自

錦至義八九十里皆沃野可耕而食利七也寧錦八城十年生聚幾無所容島人歸而更無所容也今復義州使新舊兵民間而守之生齒日益利八也義州若固則從此可窺廣寧利九也若其末固講市之事亦必數年而中變我以其間專練關寧五將之兵定有成矣利十也夫以一市而緩數年之窺犯兎陵京震鄰之虞息宣雲蹂躪之禍解通涿負保日戒之嚴紓薊密關寧奔命之苦且待中原流毒之爭需赤子瘡痍之起以漸圖聲討之計張撻伐之威而我中國講市數年復無市本撫賞之費焉其爲大利不可以什百千萬計也臣故曰許之便　一臣何以言一市

而緩數年之寇犯也乙亥九月臣於軍前獲其生口密詰情形知彼志搶掠實無他謀而所以决搶緣資用乏也資用之中布帛爲急彼起建州老寨其勢尚微後收南北二關𡨚㺑諸部其勢遂衆然猶未貴中國服食也自得遼廣漸染華風東西部落服食始變而我遼人在承平時男侈輕肥女爭妖冶奢淫暴殄於斯爲極今玆二十年來襤褸敝緼不復可言雖積金銀無處可買所以歲歲掠彼搶殺強半皆遼人也若使義州之市一開西蕃轉販有路布帛委輸於彼金錢絡繹而來彼坐而得文繡之飾遂奢侈之娛何樂乎越艱險之途卜鬼神之助爲哉臣故曰一市而

緩數年之窺犯事理灼然非虛語也　一或疑曰布帛文繡何可闌出資彼臣愚以爲中國之物不可闌出資虜者不過兵糧藥器四事出之皆能利彼而害我者若布帛文繡彼得之不能害我我靳之何爲彼得布帛固用以爲衣縱不得亦有氈裘皮服不致凍死也彼得文繡固盛以爲飾縱不得亦止於麤疎固陋不致殞死也而彼乃爭欲之不得則稱兵肆搶何哉得布服猶止蓋肌體得文繡專以明得意夫得意者驕奢淫逸之漸驕奢淫逸者衰憊疲弱之漸也故同一遼人而承平奢侈則脆不能兵淪陷困窮則凶狠健鬬爲中國討胡不以奢淫敗之而反以窮困強

之乎故臣前面奏款貢而後俺荅化爲荒淫之一夫㳒弦
數十萬衆化爲守門之餓犬六十年來俺荅之子孫微弱
幾於不能名豈非款貢爲弱胡之第一策哉而今而後知
二表五餌賈生不爲浪言臣更以俺荅之子孫證之所謂
其則不遠者也　一或責臣方今主上文武聖神遠同堯
舜爾司樞務不能疆theme擴邊而引區區市賞之說爲臣應
之曰臣罪萬死莫贖然堯舜之世蠻夷猾夏禹徂征三旬
振旅臣爲皇上奏之矣聖諭苗民逆命或止不來朝貢豈
比邊烽罪惡臣悚伏不敢言竊思古聖用兵至於三旬則
以爲久而罷之矣今我國家用兵整整二十年用貲財鉅

萬萬殺生命鉅萬萬使非天地祖宗篤生皇上文武聖神
中興在宥焉能挽回氣運再臻郅隆上理然而當此之時
承前餘劫猶然未盡邊烽發難二十年之外又加流寇繼
起亦整整二十年而我國家邊事之外無端又於腹裏地
方費貲財鉅萬萬殺生命鉅萬萬矣臣於此時猥辱召命
殆荷中樞設無眞誠體國之心徒懷苟且避罪之見不念
邊腹各省貲財鉅萬萬必以新財贖舊財不念邊腹各殺
生命鉅萬萬必以後命塡前命人曰用兵臣亦曰用兵人
曰增餉臣亦曰增餉張撻伐之威沽名甚美奮敵愾之義
占地彌高而一回頭思之何以守位曰人我皇上守位之

人殺之二十年不止可乎否也何以聚人曰財我皇上聚人之財費之二十年不止可乎否也況中原寇賊積久未平縱橫兩直七省何財可費邊方戰士荷戈待哺壓欠屢月半年何人可殺此臣晝夜以思猛然駭汗交流忽然驚血暴溢而不敢以告苟愛身名無關國恤之人者也臣受事之初具奏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盪寇昨蒙皇上問臣盪寇安邊其策安在臣悚伏不敢祇對然以今息之內何時始可稱安食何時始可稱足民何時始可言保臣未敢必也臣建議因糧溢地為餉兵剿賊之用又建議開山採礦為散賊救民之方人不肯居

其名而臣居之人不肯擔其責而臣擔之與今茲市賞之議又居一不美之名又擔一不美之責豈臣之愚一至是哉千見萬見歸於體國之見千言萬言盡其體國之言皇上俯鑒其愚則行臣之說漸以圖之倘罪其愚則戮臣之身而選賢者代事不容緩矣

崇禎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奏內事宜具悉籌畫苦心但議料處亦未盡然且烽伏近邊還當實圖急著力修戰守西部開市事宜邊臣遵旨相機操縱其關寧買馬等款俟另議行

覆登撫海外塘報未明疏

該臣嗣昌看得决𨇤靖島在海上爲初定之局逋逆資敵在洪範爲未成之功彼其心未始不痛之惜之而且嫉之

也以故遲疑不報侥倖他圖如登撫所云借麗用間詭敵
殺逆行之僅如捉影捕風而島衆未定散遣不前日久必
再生端速戢此前車之覆海中屢屢見之萬萬不可復蹈
者臣昨覆陳應祥等塘報一事計處敘擢島官安插島衆
務餉補兵事理頗詳惟洪範星速運發使數千絶命從萬
死中博得生還積歲養癰從潰裂中剔除乾净則元凶雖
遁猶不無堪準微勞萬一再有他端如登鎮洶洶所慮關
洪範一身功罪者小而關環海封疆者大誰敢爲代執其
咎也至於登遼久不相安訛言殊足害事又在該撫鎮靜
以調停毋得疑激請祈聖斷嚴飭洪範星速散遣以奏小

康愼毋堅僻自用再生他端重干國法難容假貸臣謹遵
旨覆請恭候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帛衆巳有屢旨陳
洪範著星速敢遣不許擕令入登楊文岳與該監仍禁
戢訛言鎮定人心在登者卽另法安頓得所爾瞬勿得
悠忽爾部並行馳飭
忠節賢能四事疏
看得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定興縣之江村人也養痾
林泉甘貧樂道菽水事親以承歡敝袍聚徒而講學若將
終身焉一旦聞烽訌畿輔使其子舉人化鱗奉其父山中
避難而躬馳入定興縣城率衆為守禦計蓋不獨城存與
存效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守折邊烽南下之謀

其素所蓄積然也奈值縣令頹靡衆心潰離善繼更與願
違止於慷慨罵賊手持衣帶而死焉始猶有不瞑目者雖
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專留于侍親慰亾身之憾善繼之
所以死蓋不啻其慎其難而亦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
明請卹臣尤悉其生平似當於照例贈廕之外仍特建祠
賜諡以勸忠貞以風頑懦者也若夫崔維樺之守安州雖
不能全城而有闔家殉難之苦耿三麟之死安肅職本非
民社而有慷慨就義之風與夫生員劉三星荆條孫爾祺
等之或死於邑或死於野婦女牟氏陳氏孫氏之或從其
夫或從其姑均之義烈與日月爭光所當表揚與天地不

朽又若叢爾容邑介在雄安定肅四大城中獨能抗敵堅守保全勿壞縣丞劉肩禧難經別案糾叅仍應特爲洗發與典史常愼獨訓導郭拱極舉人孫奇逢生員胡或等俱當從優敘錄以昭激勸者也再照劄委都司蔡學恩出哨陣亡亦宜加䘏陳氏之姑荆氏城陷之日姑先投井而媳乃身殉亦應附名旌表此則該撫按看語偶遺不得不並及之也原奉有覆議具奏之旨臣謹會同吏禮二部尚書田唯嘉等合詞具請恭候勅下臣等將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等贈廕祠謚云云崇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

諡崔維律贈奉議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耿三麟贈將仕
郎國子監學正各與一子衣巾司香火一輩牟氏贈宜人
荆氏等七口併荆愫等十名行原籍該撫按建坊旌表劉
肖禧功過相準仍量加錄用常愼獨郭拱極各加優䘏孫
奇逢於赴選時加一級胡或行提學御史超等優獎蔡學
思既係出哨陣亡應否有贈無廕還著另疏來行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又據職方司案呈到部看得蔡學思以
賊入內地出哨陣亡撫按看語未及臣部特為補請亦以
內地與出口不同陣亡無格鬬之事故擬贈未及擬廕耳
然邊警凶風漸薄城下而挺身一出明知必死其義勇有

足多者則贈廕並加所以卹死事而昭皇仁也臣部敢不奉行皇上之德義耶合無將蔡學思比照正千戶例褒一等贈明威將軍署指揮僉事仍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可也伏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命旨　山松曰此兩疏合一而節錄者

覆宣督塘報邊情疏

該臣嗣昌看得㜸目哈㜸卜㜸辭稱十五日我兩家兵到廟上扎營差我家前哨砍他家尾哨明乎勢力不敵聊効尾追而又云邊烽已去了三程並尾追亦虛語也然且報捷討賞與前言斬級之說似乎不讐在我亦宜折之但此

乃西哈而非東哈其力雖非彼敵其心不與彼同彼初不量力而有剿彼之心既則聞彼來而先引避以去今見彼之去而又與卜同來假報捷之言以修好於我不過為賣馬計懼我中國因其大言殺敵而後不應遂拒絕之耳夫馬匹為中國之利市買乃中國急需我原無恃哈圖敵之事亦豈有因敵拒哈之理則哈雖無問東西而我惟照常買馬不復他啟其心亦可所可憾者卜部諸㚒先負哈之見逼則潛往勾敵今見敵之空還又詭名附哈陰陽閃爍觀望兩端卽剿殺之不為過然其至微至弱如貧家餓犬日望富室邀賓盤餕吐棄之餘乃其流涎咽唾之地殺之

豈足爲武置之可也追思卜先兔之祖爲俺答俺答之祖爲小王子小王子之祖爲也先也先之祖爲馬哈木我成祖皇帝封馬哈木爲順寧穆宗皇帝封俺答爲順義其時稱雄作逆爲狀何如而今遂至是也是則宣大諸邊累朝強敵未有至微至弱於斯時而我所以制馭之術亦不外於祖宗朝得之目今邊烽暫還哈爽報至臣恐任者議者未免持撓謹畧陳其概伏乞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據奏哈卜借追敵飾報明屬狡僞既稱市買邊關急需著邊臣隨宜籠絡以戢戎心

烽退狡謀益深疏

竊臣連得宣報邊烽披營東囘因思講市未成窺關不入

正不知其何故忽得督臣盧象昇揭報內稱彼書一紙不

敢上聞而以遺之臣部有不勝其憂愧者憂則憂彼狡謀

益深愧則愧臣制勝無策不敢不亟以聞也臣昔爲郎官

叨事皇祖當彼起事之初於今整二十年屢貽邊吏文書

無足爲怪然使其肆誇張不道之談又或作傷人不仁之

語雖皆我中華所痛惡臣猶不用爲深憂乃今忽反其故

態謂億兆生靈罹茲塗炭莫非天生之民謂大兵屢舉動

陷數十萬生靈盈城盈野之慘畏上干天和則何爲者哉

彼蓋思五霸假之之術而竊効之以思熒動我人心者也

以故其窺關不入其講市未成忽然舉數萬之衆拔營而去得我長哨短哨皆不殺而送之歸此非尋常淺近之謀與夫迤南迤北指點情形皆從根本處下危疑之著此臣躊躇兩日勘破機關不覺憂疑之至者也一向彼善用細其用之不令人知卽今回鄉難民紛紛而至安知不有中其毒藥隱布人間將待臨期發作者哉非時而舉大兵無故而旋引去捉我哨卒不殺縱歸故作此狡獪以徼小恩小信於吾人而或潰有奸徒隱布其援天愛民之語則憂不在衆寡彊弱之間而我何以待之也臣乾上餘生肯吻披肝嘔膽日夜憂思有知業已上言有言業已殫盡屢蒙

聖慈垂憐苦心而以仰參廟畧求出萬全恐茫乎其未有當則爲我皇上計博謀制勝多方擇人毋徒以臣克乏致貽社稷封疆之誤是今日第一義矣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馭彝制勝原不因夫來爲疎密據奏敵謀益深著即預爲籌畫沿邊將吏通著嚴飭偵備

覆關寧撫監密奏邊情疏

該臣看得國家用兵二十年未能淨掃狼煙坐召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之病以致流寇蠡起縱橫七八省直屠戮億萬生靈肢體之禍延入腹心枝葉之披動搖根本有識憂之久矣內而謀國外而守邊之臣曾無變計以伐狡謀暫

綏狂鋒以除內患臣竊以爲非宜故撫剿之曰有廟勝宜先伐彼伐謀之策督宣之曰有謹承天語奏用間行間之人咋邊烽款宣因建義州之說欲權宜誘譬於遼使我薊宣之長邊不擾陵京之重地無虞然後撤內備以增練關門之騎兵辦輕裝以張搗遼瀋之聲勢而我腹心之禍以邊塵不聳而次第消除根本之搖以枝葉無傷而仍還鞏固雖徇馬迂愚未能盡當聖意而實爲宗社生靈永久之計非苟且目前已也乃宣邊之役該督撫監鎮道仰奉天威正名定議講市不講賞許插不許敵彼竟斂兵而退夫固二十年來所未有此關係非耿小者頗臣竊隱憂彼雖

暫退爲謀益孜小信小恩伏機更險聞言八月再來恐其以退爲進則所爭不在衆寡彊弱之間而苦無策待之也今據遼東撫監高起潛方一藻宻奏前因是臣苦於無策者而該撫監已有其策即臣前策義州之說未遽可用而今該監撫用之必有其機就其所與賛人周元忠諭帖以歸我人土安静不犯責之彼未必能全應而其或應或否不免借此爲講賛之端但使之講於遼勿講於宣則機權在我運用稍閒不致頻年岌岌爲闕陵京掠畿輔之憂而我得以其暇盡平流寇撫綏中原使瘡痍塗炭之民越數年而有起色則得算不啻已多所全不啻已大矣臣聞古

者兵交使在其間將軍制閫以外伏望聖慈許該撫監便宜從事卽臣部亦勿掣肘事關重大爲宗社生靈永久之計原非苟且目前應否如臣所擬伏候聖斷施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奉聖旨奏內事機著該撫監便宜酌行不許抄傳

覆兵科開市之議疏

該臣飼目看得祖宗設立六部六科相爲表裏常使六部任事六科議之所貴乎任者議者和而不同有濟國家事而已臣竊觀六科議事每易於循名六部任事每難於責實而至今日籌邊之事則不惟臣部任之難卽該科議之亦不易矣何者事之名實爲利害安危倚伏之關本始不

臧未終立見非可曰姑議之而徐任之兩不相顧焉者也
今科臣姚思孝之議兵家操縱萬變不逾戰守兩法至開
市爲不得已此正名之說人人能言之者也至於市與不
市之全局皆邊臣不了之局而機宜合算市與不市之大
局皆邊臣總肩之局而機宜詳審則責實之道人所不能
言而科臣之言至此而局中之思理正長局外之時宜可
酌臣敢不揣而詳言之矣昔孔子爲衛政必也正名乎於
陳成子則沐浴請討卒之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一生
志事惟亂賊之求若斯其亟也然問軍旅曰未學語臨事
曰好謀記所慎曰戰他日論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

亟稱曰如其仁如其仁夫非兵車爲不仁之器以兵車者更爲不仁之人乎而孟子論行先王之政則曰不忍人論一天下之人則曰不嗜殺人推之至於善戰者服上刑樂天者保天下自堯舜以至於周孔未嘗發明此論也而發明之始孟子何哉時爲之耳是故三旬逆命七旬來格爲舜禹之時小事獯鬻大事昆吾爲太王文王之時漢有和親之約唐有稱臣之耻宋有歲幣之納爲漢唐宋之時唯我祖宗朝爲封貢爲撫賞名義甚尊體統甚正度漢唐宋不足言直媲美於舜禹文王以自爲一時而孟子稱樂天者保天下於我祖宗始見之雖在今日爲市爲賞市開其

端末竟其委而臣愚竊觀時乎時乎夫固樂天之又一時也故爲邊臣計合算全局不第在敵捕諸部之異同而在我中華虛乏之物力詳審大局不第在目前戰款之難易而在觀古來得失之大都值今敵烽暫退正我好謀成事之一時以科臣之議密詢邊臣各出所長參廟謨而稟聖斷定有高論確見出臣區區意表者臣不敢以褊衷而妨大計也伏祈聖明裁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奉聖旨本內援引往事殊謬不倫豈大臣入告之體姑不究且戰守市賞已屢有旨中樞職在運籌正當講求定畫何必又令邊臣各出所見還著另議具奏

臣寓不戒於火疏

竊照本月五日臣在衙門辦事僉押日行公移用印已畢將次封印回寓間忽有班役走報臣寓不戒於火趨行視之乃茶廚小房五間已經撲滅緣臣典司戎務夙夜在公一二童僕鎖閉空寓無事晝眠不知遺火在鑪致茲焚灼臣之罪也抑是日平明臣方起櫛沐忽聞地上有聲如雷屋瓦皆動心竊怪之已而知是西洋局災至於未刻臣寓復有茲火殆非偶然臣聞兵猶火也不戢自焚臣典兵者也寓舍自焚有不戢之象又藥局之災有類武庫臣官尚書忝班蘭臺在漢元初四年燒兵物百有一十五種值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發興兵禦之積十餘年天下厭苦兵

役中和二年雲臺災延及白虎威興門尙書符節蘭臺將
黃巾賊起命將無虛日所在空虛百姓死傷過半今國家
外禦邊烽有同羌寇內剿流賊不啻萑苻臣事堯舜聖神
之主而不能弭元初中和之災此上天譴告之意臣實當
之無敢逭也臣又聞熒惑一曰罰星一曰執法主司天下
羣臣之過爲天子之理內則理政外則理兵今熒惑守尾
歷春夏至秋凡百五十餘日而後去之其司過理兵皆在
寅分太歲戊寅月爲丁巳歲刑月也其日戊戌其時巳未
將刑日也戊巳宮中寅戌皆火日月兼刑災在國都之內
鄉士師尹之占非臣執其咎而誰乎臣自知咎重屢疏引

請皆重荷皇慈俯埀恩貸然而人事有缺天譴昭然皇上寧終貸此不職之臣哉惟早晚間未忍賜玦耳而臣愚請斥與其晚也寧早亟選材能挽回天變是蓋未可晷刻遲延者也

崇禎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火災同日卿司戎務著歸力運籌以圖消弭不必求斥其京城內外各門凡有面生可疑之人著嚴行盤詰但不許因而勒索倉場廠局庫獄等處俱著晝夜嚴加巡緝設法防範不許因循懈玩該部院作速嚴飭該部知道

遵旨再議剿餉疏

臣等竊見省直溢地銀四十五萬六百七十餘兩裁站二十萬督餉再開事例十萬揚州新增鹽課一十六萬以上

共約九十萬兩此外所少尚多別議零星難濟脫巾可憂莫若將均糧中三分減免其一以示吾皇不忍累民之意計寇平再減一分仍留一分以爲屯兵善後之計討三分減一分六十萬有奇尚徵一百二十萬有奇待賊平減二止徵六十萬餘不致大爲民累若蒙聖鑒允行於剿餉原額尚有七十一萬無歸則將裁扣納贖二事次第行之

崇禎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題有頃上諭剿賊救民養兵需餉業已均輸累民一年重壓朕慮在事諸臣因循玩愒既不忍生民塗炭又不得不再資民力展轉圖維姑從諸臣所請於均糧內暫徵一半其山塘湖蕩仍與蠲豁因糧不必行扣裁納贖屯牧折欠等項一并嚴催舉行○山松曰按此疏上上即召對問及剿餉司農程公國祥爲言因糧輸納分別貧富之意先人謂此法盧象昇曾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繇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

奇以避大戶差徭如今分別貧富只分得巧拙而已天下州縣至多難得處處有良有司精明洞達不過付之吏胥一到吏胥手裏做成千萬弊竇宦室富民有司不良强禦猶能清理惟飛灑詭寄於吏胥衙役之下萬萬不能清理矣上傾聽久之先人再奏三分減一之說上諭原限一年暫累吾民不可不信戶垣馮公元飈奏均糧一事民間樂輸只除田地外山塘減免其餘自是可徵因有此疏

欽承面命疏

竊臣昨蒙召對咫尺天顏親承面命以春秋大一統之義司馬彰九伐之威凛凛責臣以非所宜言惓惓戒臣以今後勿再臣惶惶祗對震悼盈懷退而循省彷徨不敢入署擬束船屏息立請嚴譴以塞釁尤既徘徊終夜竟不帖席念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六漕溺職宜莫如臣臣愚業已泰

聞今復於神聖之前有失言之罪皇上不即加之斧鉞而
猶諄切訓戒至再至三此天地之量兼父母之仁尤非尋
常臣子所敢覬望臣局容不勉策駑鈍少赴前途也但臣
服事皇上已經十年一點愚忱仰恃天鑒有知不敢不言
有事不敢不任言過任過是臣之愚苟不如此是爲欺隱
爲該管臣不敢出所以禦邊一事在邊臣便宜可行而臣
不敢不奏聞故有非所言而言驟將一事在撫臣委用牘
罪而臣不敢不請命故有非所任而任皇上諭及稟帖一
節臣愚素矯小心去秋因見稟帖即具疏參楊世恩亦即
以其稟揭批司存案矣惟是臣參之後該撫余應桂隨有

疏聞欲令白衣從軍立功自贖緣楚地無將該撫旣准楊
明楷病歸又連失楊廷佐陳本張愼等急於獄中取出世
恩委用募兵殺賊實非得已臣亦因其無將特題楊明表
楊大賓鄧邦俊陳尚選四員與之該撫未見委用今復以
世恩白衣自贖爲言且見在行間白衣自贖可據該省祖
陵所在賊氛不常事有緩急用人臣部不容掣肘而臣於
此猶有一點公忠之心久不敢言而今不得不言者應桂
前任御史有疏帶參臣父二次臣今忝任中樞若以私心
相左駁其欲用之人沮其欲行之事是則小人之尤而無
仰體軍國之大義者也臣惟不敢如此不肯如此所以該

撫奏到行間大事黽勉相成古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
臣今惟知國急當先並無私讎可後亦不獨余應桂之一
人一事爲然但此等犬馬之心不過自盟於暗室屋漏而
已初不敢求人知況敢對君父言之乎今不得已而言及
此亦以明臣本懷不敢有一毫之私仰負聖恩自干天譴
耳其稟帖見在經臣批壞不敢進呈御覽謹封送內閣備
照伏祈聖裁鑒原

崇禎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知道了禦邊馭將非
面諭卿已明不必引咎

遵旨議卹道將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復登島監視陳應祥塘報事內

開黃孫茂白登庸肅節已久前奉明旨優卹道將一款俟
有條緒再議今日議卹更不容緩矣統祈聖鑒裁示等因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聖旨是散遣安插已有旨了
陳洪範並有功將士傷亡官丁通候島事清結查議敘卹
黃孫茂等死難可憫卹典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除陳洪範並有功將士傷亡官丁通候查明議
敘外案查崇禎十年七月十七日該本部具奏御前發下
紅本等事內開其一優卹道將以昭示海內等因奉有前
旨在案今再奉死難可憫卹典議覆之旨查得黃孫茂原
任副使係正四品文階白登庸原任游擊將軍係從三品

武階死於海島絕域之中竟無裹革還屍之望成仁倍慘報禮宜優睚惟答二臣之英靈實用樹千秋之標表臣謹會同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加俸一級鍾炌合詞具請恭候
命下將原任登萊監軍道按察司副使黃孫茂褒二等贈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廕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原任游擊白登庸褒二等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廕一子外衛正千戶世襲仍行登州府建祠海濱歲時致祭

崇禎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奉俞旨

星變疏

臣於本月十六日詣西直門外恭送熹廟成妃發引以滿

四下起櫛沐之間見月與火星相去僅七八寸已心駭之
及趨出城且行且視漸近漸逼至黎明時月竟掩入火星
不見實爲異常災變料靈臺欽天二監必有奏聞臣稽往
代固時有之在於本朝成化十一年三月癸卯曉刻月犯
牛宿火星猶未如是之甚臣犬馬愚昧不敢妄測事應惟
願聖躬聖衷無所不謹金勅禁城內外典兵各官小心翼
翼稟承聖德化災爲祥臣忝位樞曹職關警備有知不敢
不言伏惟聖慈萬分垂察挽回天意臣無任惶悚激切之
至

崇禎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奉聖旨覽奏知道了內外臣
工供著實修人事以圖消弭該部知道

覆曹鴻牘流寇化頑疏

該臣看得緬甸土司在雲南極西之地去雲南省會頗遠
其去中土益遠甚矣奚有晉王龍助兵助餉一事既非本
人具奏又非撫按代題而以一書達之監生王錫王卽錫
玉亦不言而序班曹燧爲之具奏眞咄咄怪事也及查曾
玉龍乃緬甸人曾假認樓納長官之族希圖冒襲又有假
雕印信一事通爲臨安府知府陳鳴陽發覺申究擬戍流
寓長安假上本騙人非一日矣此臣部司官廖大亨係臨
安建水人目擊其事最眞最確者也就其奏內之言轉索
麗江等府助餉四十萬金明係奸徒揑爲此說妄希朝廷

徒信以恣訛詐挾騙萬一不察生事土司變激遐方其害不小也曹燧以山東之人而耳食雲南之事輕聽妄賫蓋爲玉龍所惑而不知姑免深究其疏中妄稱玉龍爲緬甸左都督恐玉龍無影詐騙事不止此一端似宜緝拏究問一面行文雲南撫按曉諭明白勿令搖惑各土司可也謹遵旨覆議恭候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奉聖旨據奏曹玉龍以戍犯流寓生端揑詐著緝事衙門嚴拏究問該撫鎭曉諭該司無令搖惑曹燧姑不究

奏聞大馬下情疏

竊臣前承面命退省傍徨憂虞累日心火上炎頭面蒸熱

因服氷水太過以致頑痰稠結聲啞難言有時逆氣湧涎噎塞殊甚仰蒙聖恩批下不必引咎求斥明旨尚不能報名廷謝然猶勉强入署辦事不敢即安私寓緣臣寓不戒於火房主鳩工補修恐不知者以爲臣在寓修房亦形跡所當避犬馬下情兢兢一念不敢不具上聞者也臣正在署聞班役稟聞街市喧傳有保舉生員詣通政司上本糾臣聞未封進不勝憤懣臣問其姓名不知問其說臣何事不知叩之通政司亦以本未封進不肯漏言臣泚然不知所出竊念言者何心必因臣不材起見如果駁臣之非必有是處可採暴臣之短必有長處可用使其本章封進呈

上採其是者而行之取其長處而用之臣草土餘生得蒙
恩斥早還先臣淺存墓次不勝大幸萬一別有罪狀不止
褫斥臣當解任候勘誼無可逃不識該司何見不爲封進
致鬱言者之氣必將以小人之腹揣摩微臣沮止之私
臣滋懼矣爲此迫切上請懇祈聖鑒立勅通政司封進原
疏仰聽聖裁處分可也

崇禎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奉聖旨已有旨了卿不必又
請封進該部知道○山松曰按此所謂保舉生員或即
沈壽民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終

曾孫　約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著
山櫟　農渚同較
農正

疏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上之事臣昔爲戶部餉郎知其造端既爲關門道撫觀其旁局今茲忝竊逾涯而後淡其底裏

圖其終事也蓋相沿一十七年不爲不久中更許多變故不爲不烈而從無一人肯爲一撤盡撤之之言卽言或有之而從無一人肯說我任撤之之事何故透販一著利廣機深耳目徧滿長安窟穴苦難搜掘雖有慷慨任事之人不入其香餌卽愛其旁撓不歸以微言卽怵以奇禍遂相與爲遊移遜謝姑俟之後人而已臣竊痛心於此與先今郎中王陞趙光抃圖事探策不敢不洗滌毛髓斬斷根株所以屢請聖裁多方操縱撤而示之不撤不撤而導之自撤抑亦嘔盡愚心而至於今日首惡雖有逋逃餘人勢雖棲泊血海徐歸澄淨天塹仍還渺茫十七年十餘萬之金

殺十數萬之生靈方深追痛悔之無及尚可畱一絲根荄爲綿綿斧柯之漸哉善乎撫臣楊文岳之言曰無事則專以販參賣布爲生涯有事便以據島走險爲退步而臣有進焉曰如尚可喜沈志祥之在島則以走險爲退步者也如耿仲明孔有德之在登又以投島爲退步者也使無島則無退步無退步將何能投以此推撤島之宜誠不再計而决者而撤島必先撤鎮今日持總鎮一票曰單需明日掛總鎮一單曰接濟毛文龍相傳秘訣守之至今十七年尾閭之泄透販無極不撤鎮將矯命橫行而不可問也而撤鎮必並撤撫耿仲明者該撫孫元化之中軍也黃蟒湖

係黃龍所執以為中明透販之物而並以持元化之短長者也鎮主販而欲專之撫分權而旋噬之不撤撫將倚草倚木而不可知也撫鎮撤則選道將之堪任者水陸十營付之簡練專任責成簡則簡冗練則練精遠島近島止於遊哨往來而不居辦人遞人動則拿解登審而勿接夫接難民美名也而島上之接難民必有貲裹參銀而後留之以樹黨如其貧無所挾者則就殺之以報功該撫止知難民無良心而不知接難民者先無良心也此十七年來島禍相尋而不已亦無良心之報也撫鎮撤而透販無憑援渡審而奸萌可絕此清島之大本根不須兵而疆圉固者

也若聯鮮一節委宜歲一舉行然鮮人入貢往例許縣登
錦不許縣登則遣官探問亦應請聖裁於寧錦行之發人
不必行也果寧錦奉命遣行亦必先期知會登東以職名
船人之數掛口起程之時倘登兵遊哨有獲非其時非其
人者即擒拿入告則寧錦之私船亦絕而登萊之禦備愈
嚴倘探之而不吾附並寧錦亦可止也至於圖邊一著惟
有關寧一正更無登萊一奇果關寧能正不必有登萊之
奇如未能正雖有奇安施撫臣楊文岳郎中趙光抃之言
灼然可採臣更增其未盡者如此良以十七年來臣竊備
知島事始終不敢不為皇上力任也

崇禎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島事雖平邊烽多役人多鮮叛縱無可欲沿海郡邑應否通無防備撫鎮監視應否盡撤招降接難應否盡拒鮮貢可繇寧錦接渡應否並歸通再詳籌確議奏奪

覆兵科招撫之功罪疏

該臣看得賊氛垂十餘年勦撫不成宜科臣之長慮却顧有以也臣查總理熊文燦受事之初立意先撫一二股以稍殺賊勢而後勦其餘故張獻忠乞撫則許之劉國能乞撫又許之國能旣已入營而餘黨不盡獻忠雖已受撫而猶豫多端以此爲撫之始基則可謂爲撫之完局則不可而臣部於此始難之而今信之何也始焉欲不從其撫則不得不難旣焉已從而撫之則不容不信非臣等之輕信

也臣部所須布所奉行者本朝廷之大信存焉惟信可以格豚魚行蠻貊況此朝廷之赤子攜貳而以信招之反側而以信安之理宜然事亦宜然也使朝廷信而反側不信叛而討之彼有何詞使反側信而朝廷不信是難民終絕活路兵革終無已時也臣之鄙見寧難民有負朝廷毋朝廷有負赤子此信之一字臣部行之不爲過任之不爲慈惟恐信未至而生之疑疑未形而示之影驚眠虎而使之覺嗾馴犬而使之噑則大有可憂者耳科臣言豫報院報各各言撫要皆隨口之談未有施行之實臣見理臣近報麻城黃福店之捷內稱此賊最狡凡遇官兵殺急即以乞

撫爲言隨復遁去不可以誠信馭之惟有一殺而已是則先撫一二股以殺賊勢而後剿其餘似亦不爲失算至於張獻忠之撫臣等始殊難之皇上召臣嗣昌臣光祚於武英殿對面諭勳撫原該互用又問臣云卿說這賊殺得盡否臣乃漸漸敷陳相機安撫之實事夫豈不念荊襄重地中原要區當令賊散不令賊聚乎顧賊流賊也必先從流而得止然後從止而得散從散而得消今其窮蹙之地必若不能暫止就要驅遣他之則安得令北走胡南走越一歲便去不占中國寸地乎不然而鄖襄不可他處又安見其可也夫科臣所言項忠之往事臣初入國門首舉之以

陞郎治衙門身總理專制者也而今日一人言不宜明日一人言不妥臣慮已從之屢瀆天聽不避紛更之名祗求有濟於事幸蒙主上鑒允有請輒得施行撫剿稍覺有端蕩平不爲無望臣復預言留兵善後留餉養兵正有如許思算爲項忠往事之所當循而非今日可言亦非一言可盡者覺區區愚臆亦與科臣不殊但科臣早言之蓋恐行間諸臣便以目前安撫苟且支吾爲了局則非請旨申嚴功罪賞罰不可然臣竊以爲此旨亦宜密行督理撫臣而爲督理撫臣者不可屑屑抄寫下行致忽激生他變也事關兵機只此剿撫二字有可言而不可知者爲賊之情形

有可知而不可言者爲我之著數也

崇禎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　山松曰此當日批鈐破撫幸災樂禍之成見非從國祉立言者

亟請臣罪疏

該臣昨完大選適出待罪業具奏聞茲讀吏科抄出科臣錢增全疏臣不勝媿服念臣奉職無狀總在安攘寡效奏對失經八字之中臣自知罪戾屢請處分初無待於人言而後引咎也顧臣引咎之章自去夏至今奚啻十有餘上終荷聖慈曲宥未即處分以至仰負天恩俯負職業幽冥之中更負臣父孤孽之罪日深一日而無可奈何今科臣言尤有戚戚臣心者爲臣爲子衾影蹙然不安是臣聞命

之初瀝血控辭不能得之皇上者而科臣爲代言之也竊
臣伏處草土夢想不到今官初聞召命非常極知不堪部
副故控辭之疏有曰祇恐今日拜官明日一籌莫展此時
推轂與時萬口交譏而在微臣尤有甚焉者以多一曡線
之權應鋒車之召也臣言若此券之今日不爽分毫向使
皇上早俞臣請安得有今日安攘寡效奏對失經之事惟
屢辭未允仍奉旨敦趨臣分苦於無所逃行迫於不得已
明知罪咎竭蹷趨來爲臣爲子之間臣有千難萬難者不
幸而臣自言之臣自中之應得之罪夫何敢辭惟乞聖明
早昭國罰以謝人言臣雖赴鼎鑊所甘心矣

崇禎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知道了已有旨諭
卿安心不必更為陳請該部知道

微臣伏讀諭旨疏

竊臣前因星變具奏上聞惟願聖躬聖衷無所不謹臣知
主上朝乾夕惕欽若昊天寧有待於微臣之言特以徇馬
愚忠有不容已於言者耳茲見邸報抄傳閣臣諭旨主上
宮中齋沐脩省拜疏祈天從古至今所未聞見天表之應
如響隨聲甘霖沛澤火德韜光化災為祥於斯可必然而
聖慮惓惓猶以星未順行青服減膳臣愚伏讀數四不勝
徇馬傍徨竊有一二鄙闇願寬聖懷萬一者敢不揣愚陋
披瀝上陳臣聞月食五星古來變異史不絕書然亦觀其

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異不一其致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己酉寅卯之辰臣愚以臆斷之戊申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値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圻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己有其應主上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偏月在於上角不在中央亦不在下臣愚謹視明白主上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曆載是日火星躔尾八度月躔尾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爲相掩若果相掩於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爲己酉之寅將謂掩於十二度則火方逆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

必月行見火而遲有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爾守尾始三月戊寅既留而逆復始於丙戌戊寅丙戌音皆陽宮至於己酉陰宮之日乃獨太陰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之尾水星也火流逆之為守所不勝故其觸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匿若其尚垂當復見星貫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當之其國貴人兵死不出五年國亾李唐州郡躔次漁陽上谷北平人尾則今順永二郡之間北地西河上郡人尾則今陝西延慶山西汾水之地遼東遼西人尾則今河東河西戎與敵國共之者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濱渤碣高麗暨三韓之

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竊是則陰國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於古月食熒惑不爲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八部大人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中原初定中國空虛彼國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時皇后馬氏爲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

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請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諭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其年興師滅漢車駕遂幸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主上脩德以昭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若夫火犯逆行五月丁丑當入乎心踰旬戊子酉而守之六月丙申順軌方去心為明堂熒惑廟也五星行入其廟謹候其應

是尤有不同於尾者主上精誠感召天錫百祥星行或不
至乎心或雖至乎心而不犯斯則宗社萬靈之助子孫千
億之休徵臣狗馬祝願聖躬聖衷無所不謹者必至是而
後釋然於懷也竊臣前因奏對援引不倫祇今束身待罪
何敢復稱漢唐宋之言第緣伏讀諭旨至尊獨自憂天羣
臣聽從其便狗馬惶汗欲亟不敢不述鄙悃仰慰聖懷萬
一伏祈恩鑒愚忠俯宥多言之罪

崇禎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奉聖旨克謹天戒惟在實脩
人事覽卿奏知道了

再請臣罪疏

頃接邸抄該臣先後具奏一為勉完大選趨出待罪事一

爲逭請臣罪以昭國法以謝人言事仍蒙聖慈曲宥未賜處分臣不勝祇懼竊念邊腹多艱無過今日職業難稱無過中樞如臣不材敢曰勝任特以無可逃之分迫於不得已而來無日無夕不思皇上蚤賜處分以不職之罪暴於天下難曠之官推賢讓能此臣之深願而幾倖必得之者也連月以來草野倨傲微文刺譏不一而足人心久鬱邦政全隳科臣之言於是勃發內寇外邊臣無毫髮之勳禦求忠移孝臣負沒齒之慚惶斯即蓋載中已不當容此人豈其班聯中尚可居此座乎已矣已矣追維十一年以樞曹事皇上者濟濟多賢臣才力不及梁廷棟學問不及熊

明遇練達不及張鳳翼而一點癡腸勉擔大事嫌怨不避罪眚不辭竊不在諸臣之下今從前無一毫可論仍煩向後杞憂不止就事論事而又何用虛拘以誤邦政以鬱人心爲也臣雖不材出處微有本末願以生殺予奪仰歸聖裁不以是非毀譽乞靈言者若使司馬之堂有耐彈之客九邊將吏其又何則而觀焉謹昧死懇請惟祈聖斷早賜處分

崇禎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奉聖旨邦政屬卿力持屢旨旣明不必過自引陳該部知道

趨叩聖恩疏

題該臣奏爲再請臣罪祈恩嚴譴免誤邦政免鬱人心事

奉聖旨邦政屬卿力持屢旨既明不必過自引陳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傳到臣臣跪讀再三屏營無地不敢不報
名趨謝仰惟聖慈未即棄臣始終曲宥不即加罪此臣頂
禮高厚跼蹐難名者也至臣自審非材引陳日久重既難
勝遠更不堪前月賜對之後飲水失聲至今未復犬馬小
心知罪畏罪憂罪之積與日俱增無所逃死死固微臣之
分尚不蔽臣之辜惟臣父母在淺土中將貽不了之恨臣
死終不瞑目耳且臣待罪經年歷觀掛議諸臣不能早自
裁決卒之日引月長狠狠而走臣節既失國體全虧誠爲
可歎臣今力請處分亦欲俯存臣節仰全國體毋使天下

之人謂大臣皆貪祿持位賤行辱人而可供吾口誅筆伐
爲也主斷於是乎益尊頹風於是乎稍挽臣雖譴亦幸與
先臣同戴高厚於地下志願畢矣臣謹於廷謝後恭詣會
極門叩頭三請

崇禎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卿遵旨趨出廷謝具
見恭恪之誼屢疏力請知屬眞衷著安心供職不必以
旁撓介意該部知道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該臣嗣昌看得撤島一事積之胸中十數年至今日而始
發非今日者事會偶逢草草爲之結局也伏蒙聖慮動周
萬全如日島事雖平邊烽多狡又多鮮叛以臣籌之邊烽

發難二十年狡則狡矣非神出鬼沒變幻不可知之狡也來蹤去跡明白簡易初窺我遼旣窺我薊今窺我宣大山西轉窺轉熟轉入轉深是則其狡之所必至而以兵屬人彼素不敢爭長水面彼定不爲彼之降鮮也脅之也鮮之從彼也緩之也使彼盡得志於我則將滅鮮而無鮮豈止脅鮮而降鮮故鮮人之計出於緩彼以自存必不佐彼以自滅可知也若我之叛人彼必不肯縱之使孤飛飽之使颺去明矣聖慮又曰縱島無可欲沿海郡邑應否遍無防備臣前奏言水陸十營簡冗練精沿海州縣未嘗撤備也但山東一省僅僅六府沿海州縣約居其半防備之事亦

在夏秋若冬若春竟可高枕假使巡撫得人冬春駐西夏秋駐東一手提掇大郡通靈何必更建節鉞左挈右牽十年九牧而後爲得乎所以臣言撫鎮並撤非是疏防節鉞往來責成專一於是乎在至於臨視又因撫鎮之不得人而設者也撫鎮既撤應聽聖裁聖慮又曰招降接雜應否盡拒鮮貢可繇寧錦接渡應否並歸天言及此誠發臣愚之所未發夫防彼之狡不在行師在於遺細彼之遺細焉知不在降人雜人之中我以浩蕩天恩大心收納彼則施其狡計雜進奸邪島上既非駐足之區中原便投內地而若爲諜甚隱爲患甚深並歸寧錦阻隔重關既非拒而不

收不全收而滋患此只收辦貢道路不許猻登一路觀之而自見聖慮周詳誠非臣等所及也臣等詳籌如此猶恐目前著數須當漸次而來特留防撫一人專圖善後之著於凡水陸營制當因當革之宜將領材能堪去堪留之別州縣有何素備講求全備之方海口有何當防更畫曲防之策務使鯨鯢之浪允矣澄清聲哭之民安然底定而後行臣初議入告成功並歸省撫全提安炽東西分駐或亦島事畫一之規模全齊妥穩之著數乎臣又遵旨確議如此應否未敢專決伏候聖裁定奪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奉聖旨監視巳有旨了其餘事宜還同該科從長確酌速奏

今歲秋防疏

竊照邊鎮防秋歲加申飭功令非不綦嚴而人情邇則易泄遠則易忘苟幸一日無事則遂狃之若可長無事者此臣今正三月特具請飭春防之奏謂我邊頭文武將吏習焉安焉以爲草青馬壯夏當防野穀爲糧秋當防而不知彼持斗麪雙韡橫行亂撞我之刈穫皆其草囷窖皆其糧而春防之尤要於夏秋也彼果二月三日發兵三月三日講市如臣言歷歷不爽奉伏主上天威不遺一矢不費一錢拔營遁去誠二三十年未有事然豈可狃之謂長無事乎

兵者陰謀也詭道也鷙鳥將擊必伏尺蠖以屈爲伸然則遼關遵密昌宣雲西必眞正以選練爲實地偵哨爲先資儲峙爲中腸成謀爲定命果戰兵如水一決而不可隄守兵如山萬撼而不能動則眞選練也遠揆能發其覆駭之於未犯之先近揆能決其趨阨之於必犯之日則眞偵哨也可傾儲以贍援騎使客旅如歸可堅壁以老賊徒使我師宿飽則眞儲峙也有必然之畫屢變而不失吾常有去峙之機旁叅而不以人廢則眞成謀也若夫無事哆誇張之詞有事縱疎濶之步先時失外禦之要後時迷內息之宜因人而碌碌未見其短長役已而營營無關於遠大臣

見督撫大吏病多坐此此時對證發藥亟須審方倘能省察於心即可斟繆其事至於鎮將而下如何戰守如何應援覈實奏報屢矣無裨再有叮嚀也其延寧甘固邊境不同惟向以插酋深入精銳銷亡近因流賊猖狂調援單耗數年當事整頓良難顧念雄邊子弟結髮而戰匈奴惟茲四鎮爲然所望該督亟收殘局早椾賊氛毋令急腹忘邊諸方藉口又若總分諸監屢奉明旨一體責成臣於章奏之中備覿心力已無不盡但如練戰須責武人勿逐營而添內將修工須擇要害勿好大以累操兵買馬須限早完勿有請發而無銷算勘事須符公論勿憑獨見而冷羣心

此其關繫封疆皆非眇小臣不敢不於飭防之時而盡箴規之誼也如果督撫監臣不以臣言爲逆耳咸於飭備有同心謀斷相成張弛合節鎮將而下敢不戮力合手應機策援者國法具在誰甘以身試之若是而何敎謀之不可伐全勝之不可收哉臣愚職業所在不避怨嫌矢口陳其如此恭祈聖鑒詳察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奉聖旨敵人鷙伏思逞秋防宜嚴這所奏選練偵探儲峙等項及責成事宜薊遼昌宣雲晉延寧等各該撫監鎮俱著同心飭備務期謀斷相資操縱合節以收全勝有不遵旨者國法具存爾部通行馳諭

覆遼撫密奏邊情疏

本月十三日御前封發紅本該邊撫方一藻奏爲密奏邊
情事奉聖旨該部密切看議速奏欽此該臣欽遵與職方
郎中趙光抃面議閒查得本年三月十九日該臣奏爲肅
材實負任使等事奉聖旨奏內事宜具悉籌畫苦心但議
料處亦未盡然但烽伏近邊還當實圖急著力脩戰守西
目開市事宜著邊臣遵旨相機操縱其關寧買馬等欵俟
另議行欽此四月十一日該臣部題爲開市之議久持等
事奉聖旨本內援引往事舛謬不倫豈大臣入告之體姑
不究且戰守市賞已屢有旨中樞職在運籌即當講求定
畫何必又令邊臣各出所見還著確議另奏欽此臣愚又

蒙名對面諭責成祗令未敢再奏緣臣積年思算烽若從窺我謀制禦惟有關寧大練戰兵輕騎五萬堪以不時出塞聲張搗巢斯彼不敢遠離窟穴越犯薊宣乃我平平穩穩堂堂正正之著但欲行此著必須撤去近畿稍緩之兵而後可以併力關寧又必削平中原蔓延之寇而後可以節儲供億計及於此則必假西目之市緩邊烽之來使數年不犯而後我之賊乃可平兵乃可練其將督市即變邊烽即來而我不患無以待之較之今日中原殘破赤子瘡痍禁旅邊兵皇皇內調猶恐不能盡賊者心思孰暇孰不暇氣力孰整孰不整不待智者而知也夫禦邊何事禦邊

於薊宣之間距陵京咫尺更有何事而可以不暇不整之
心力當之更可以幾破中原瘡痍赤子為之根本輸將而
禦之乎將來姑勿逆料即如往年總理盧象昇總兵祖寬
祖大樂等剿賊中原方有勝勢邊警一至旋即撤回未得
禦邊之力而遺賊至今不能了却是即前事之師彰明較
著者矣向使有人畧施詭計緩彼一歲兩歲不來豈不已
濟吾事哉此臣愚前奏以關寧練兵為正著西人開市為
權宜度中國物力之盈虛兵力之分合心力之暇整似不
得不出於此外此而以陵京頻試賊鋒致主上焦勞莫釋
臣不敢為也但臣之愚議仰不足以符主斷俯不足以厭

羣情皇皇請罪出於知罪畏罪之眞衷亦蒙聖恩鑒憐之矣今遼撫所奏欲求十全之策似仍不出臣前議之中臣何敢擅奏謹特請聖裁或勅該撫監旣奉聖旨有何便宜酌行方畧再一細陳或勅部院科道諸臣確獻可行之策所舉堪用之人爲主上擔荷封疆大事臣立就斧鉞無憾

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奉聖旨著該撫監細酌情形實籌長便確議密切馳奏不許朦朧失體

山松曰此當日先人籌邊之苦衷在庭以爲非策者自今事後觀之始何如也

再議遼撫密奏邊情疏

該臣昨將遼撫方一藻具奏邊情兩請聖裁奉聖旨著該撫監細酌情形實籌長便確議密切馳奏不許朦朧失體

欽此除欽遵密行外竊見此件紅本前後俱懸御前封發
臣部未經兵科錄存近日該科議論多與臣部不同補闕
拾遺原屬該科職掌匡災弭失臣部實賴相成但臣所任
艱大自處孤危覺人之議論可以參伍不齊人之心事必
須始終相貫且如此等封疆大事局外之人可以存而不
論局中之人難云論而不議臣欲請將紅本封送該科俾
得備見始終旁加參伍所謂局中之人與其論於事後不
如議於事前之爲得也至於彼之乞款眞僞順逆可否從
違自有撫監確酌奏請聖裁臣愚不敢預必但其不以兵
來而以書講且不講於宣而講於遼則我隨機應變正可

運用商量古來重纏城下之盟不斷兵間之使使至因而用之兵來則必拒戰故今日之事以不兵而講爲禦邊之常尊中國之體此之大義必所聖鑒允行邊臣乃敢從事不然撫監亦人耳雖有涣籌密酌未及施行而議論已隨之矣曷繇展布其四體哉萬一使書不已繼之以兵則惟有閉關戰守之正著雖利鈍難以逆覩而大義確無二三此則臣於不敢專奏之中而又展轉圖維不容不補牘者也

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奉聖旨紅本准送該科仍俟撫監奏到參議具奏

確查會典疏

竊臣切讀虞書至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深歎唐虞之盛其斯爲第一義而今日者恭覩聖明親選翰林科道部署諸臣眞是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之事曠千百世而再見此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莫不歡呼踴躍願生際重華化需風動者也惟時臣叔楊鶚已推部署伏蒙欽定御史臣方欣戴恩光有同身被忽聞臣叔具奏以迴避例請裁臣愚不勝踧踖確查會典明文洪武元年令凡父兄伯叔任兩京堂上官其弟男子姪有任科道者對品改調依此一款言之是無弟男子姪爲堂上官而父兄伯叔迴避之例也又令內

外管屬衙門官吏有係父子兄弟叔姪者皆從卑迴避依此一款言之是部之與院原非管屬衙門亦無迴避之例祖制分明如此臣鶚爲臣堂叔似於引避非宜即查近例御史洪啟遵爲總督洪承疇尊屬見任巡按山東未有迴避之事臣與承疇同部臣叔與啟遵同官其爲叔姪尊卑適相符合確稽洪武祖制實無迴避明文若萬曆五年題准從卑迴避以官職論畢竟承前管屬衙門而申明之不管屬者原無可避況除巡按御史從方面官迴避是即管屬之中而御史亦無避人之例又可推也臣叔八閩縣令五載賢勞親承名對策問之榮特拔臺諫耳目之職方當

□懇盡忠之日本非乞身自便之時若以臣故引嫌臣當
□哀主上放臣狗馬彈射之身俾還先臣草土之次則進
退有據倫理攸安此臣不容不稽典例仰請聖裁者也
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該部院查議具奏

旨述微臣具奏始末疏

臣頃見科臣何楷有敬天以實不以文之奏節奉聖旨樞
臣不必深求欽此臣不勝悚息既得全抄讀之乃知科臣
以臣陳星變爲曲說爲附會爲指斥而仰告聖明以脩德
省形爲消厭月火之變此其說甚正其理甚長且似無大
背於臣臣可無辯也但臣言星變厥有繇來因四月五日

臣寓不戒於火臣止具奏請斥忽蒙天語申飭及於京城
內外各門盤詰面生可疑之人與倉場廠局庫獄晝夜嚴
加巡緝等事皆臣奏中所未有臣以此仰窺聖心無所不
謹偶閱臣奏因而引伸觸類杜漸防微如此凡爲臣子所
當師法而臣職兵戎尤倍當謹凜者也其後月掩火星臣
因具奏有惟願聖躬聖衷無所不謹併勅禁城內外凡與
兵各官小心翼翼化災爲祥等語蓋申述從前奉旨之意
而未敢詳之既讀諭旨至尊獨自憂天羣臣聽從其便臣
惶汗欲死又恐前奏禁兵有涉疑慮故述部開以寬聖慮
臣一點愚忠躊躕數四非苟而已也今科臣之議以禁

主禮爲五行之火而不思七政庶徵與五行同出於洪範言五行而不言七政庶徵卽不爲曲說乎謂禮失刑繁數相觕勝而不思兵乃刑之大者司寇與師同列於八政言司寇而不言師卽不爲附會乎官規工諫科臣所明也臣叅兵曹夔狄盜賊皆臣之藝事卽獨不宜規諫乎史記漢書科臣所信也臣引建武元和等事皆漢唐信史豈科臣言之則是臣言之卽非乎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是矣宋儒引事解之曰欲使人君無所不謹豈亦不出典記乎夾行入心不專主明堂是矣臣調兵疏云五六兩月熒惑入心我兵徂征仰契天象非得已之役豈亦專主明堂乎若

前月十六月掩火星適値百官路祭之日之時臣愚引以
當災正破瞽史細人踵襲黃鼓之謬而雲臺圖畵獨抑椒
房之親乃漢書盛事臣比類言之科臣謂臣爲指斥一篇
之中謂三致意何爲豈昨年聖諭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
於京識者科臣獨未之聞而欲以此挑激危機中臣隱禍
乎臣受主上恩深忝負兵戎重寄孤行一意危禍多端豈
不敢避不能避也第以狗馬愚忠借之挑激發難仰恃聖
鑒洞明容有未忍而科臣固言官也言官倘有指斥猶望
聖度優容今日以此加臣將令言官復何所開其口乎臣
茲懼矣欽奉明旨憐臣不必深求臣恐深求者方從此始

臣不知所矣伏乞聖神鑒明此事容臣另疏請裁免竊
危機以滋重咎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聖旨知道了卿奏原自
明悉不必更剖該部知道　山松曰雲臺圖畫先人正
爲聖諭飭戚貪横而發亦正恐朝臣交結之意並非指
中宮之失德也即何公原疏亦止加以指斥二字而與
楊村殺冠紀畧高節培崇禎朝紀畧遂謂先人因田貴
妃擅寵結椒蘘以固權免禍與夫大用借徑於田妃之
說說鬼說夢正與先人儆戒之意相反何其[illegible]也

覆敝監緝獲疏

該臣嗣昌面會部院諸臣擬議再三看得道臣曾櫻以生
平飲氷茹蘗之操一旦而有用賄營陞之事負鬼載塗殊
駭聽覩無不切齒腐心謂人心難測而初終之莫保也如

此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及微聞事屬有因孽非自作則髮指背盭於無端生事之鄭芝龍恨不即請處分以洩貞士蒙冤之憤旣而芝龍之疏至矣抄揭徧長安矣乃知芝龍亦爲下人黄四臣所誤而非出其本謀也然使芝龍不遣下人不挨陛息夫安得有此誤是其罪固難原第推言之芝龍之遣挨陛息爲淚德曾櫻欲圖與共事而其所以德曾櫻者則以推誠保任進齊封疆之故亦非別有他腸斯不無可原者也但武夫遣使僕僉入都即屬孟浪不法之事向使黄四臣等不入垒棍網羅不詭曾櫻謀幹不知别將阿堵遺害何人又使垒棍網羅彷彿爲櫻謀一相應員

其不覺誣獄到底難於辨白哉是在今日所以處芝龍者
耶其遺僕攜金便有不法之罪而遺累曾櫻幾陷不測又
其第二重案也臣部職司武流凡有鑽謀倩弊即當革職
勘問第今黃四臣等不謀於臣部而謀於吏部與芝龍自
行鑽幹情罪少殊且事露之後芝龍不昧良心具奏披陳
待罪其於曾櫻感恩圖報始而欲酬之終而不欲誣之如
此使之鐵級藏罪圖報國恩夫豈在曾櫻之下也至於曾
櫻被誣早蒙聖鑒特諭免其收獄姑著在寓候議已非臣
等夢想所及今者芝龍既議處分應否仍令候議或如袁
繼咸例恩復原官當候聖斷特裁臣等不敢擅擬其許馨

台等仍聽另案歸結可也臣今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商周祚等合詞具請恭祈命下將鄭芝龍削去右都督等府銜五級仍以副總兵戴罪圖功自贖其曾櫻應否議復仰候聖裁許馨台等另案歸結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聖旨鄭芝龍不昧良心從實具奏著削去府銜戴罪圖功自贖曾櫻准復原職黃四臣仍行該撫按嚴緝與許馨台等另結

會推未蒙欽點疏

題該吏部會推臣部右侍郎馮任及宣大總督孫傳庭等兩奉明旨俱以地方有事剿禦未蒙點用臣躊躇數日有不容不一言者會推吏部之職督撫臣部與聞此舊例也

卿科道等官實皆盡題與事其間推有未妥亦皆商
確主持原非臣部敢專之者祇因近日功令必要親書舉
主而後人懷謙讓諉之臣部爲多臣若臨期推卸則大典
不光必欲舉臣所知則閱人有限業於去年五月拜疏上
聞謂本部侍郎臣初舉吳甡天津巡撫初舉李若星薊遼
總督初舉方一藻其時皆未蒙點用又特舉傅宗龍陳新
甲兩人而臣之所知畧已盡矣今閱歷踰年吳甡李若星
傅宗龍皆承簡命方一藻已推臣部蒙恩准留惟陳新甲
守制未滿而宣督急缺僉議欲用方一藻臣以遼東有事
未可輕移舉傅宗龍孫傳庭兩人用之則臣書舉主不用

則臣不敢知冢臣奇周祚以宗龍距遠擬用傅庭科臣姚
思孝謂剿禦方殷再三商確而卒無以易傅庭者何也方
今宣大總督爲九邊第一重擔必其人能任肯任而人又
知其堪任者乃可用之不能任者無其材不肯任者無其
心人不知其堪任者無其望人材實難衝邊總督之材更
難今日宣大總督之材繼盧象昇之後者難之又難臣等
商量至盡方敢上推推畢出朝臣又謀之副僉院臣董羽
宸徐鑛曰萬一傅庭未蒙欽點則仍當舉傅宗龍惟其人
不惜其地雖遠無可柰何矣今聖明注念各撫見事剿禦
員缺另推即臣部右侍郎亦奉有事地方巡撫難以擬動

之旨而臣時與冢臣面商今邊腹地方無不有事幾無一可推者矣卽非正推之外求一陪推除降級數多不敢帶轉不得不及俸淺者亦寥寥無幾人矣若求之在籍敢曰海內無人然而年力未知盛衰精神未知健耗誰敢但采虛聲便書舉主而以封疆爲嘗試乎此今日宣督一席似不得不於剿禦中擇有材能任其必肯任其累人知堪任者而用之至臣部侍郎必積資著勞循序推陞而後可以服人若使後來居上何繇鼓勵勞臣久令勞者弗息更難振作蘇氣此又臣爲封疆慮屢有奏聞聖前者也今另推在卽舉主無人臣若不言必致臨期有誤故敢特請聖裁

或於另推之日將原推一并列名恭候簡用或勅九卿科道通書正推舉主免責臣部一人則臨期不致有誤大典爲之有光矣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另推已有旨了著部詳列來看舉主通列依議吏部知道

孤臣積罪疏

竊臣猥以駑蹇扶服趨朝忽閱十六月矣庸材渺識積罪多端慮患操心積憂萬狀從前屢疏請裁姑不備述即今五月之初乞恩之章亦三上矣聖慈始終曲宥未賜處分致臣偃蹇遲旬更滋憂懼臣之招尤日深一日言者指及人復一人艮縣樞筦之堂實非藏拙之地山藪之大詬丞

棟隆之材皇上蠲斥庸駑早掄英傑爲內外安攘大計豈容積罪積憂之夫屢起屢躓於其間而貽誤不止哉薄命不猶負恩無柰臣自知自憐自慚自感萬分難勝重任一息無容苟安已矣謹四懇天恩即加斥譴臣無任徬徨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疆圉多事急須料理卿何連章引請著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冒罪五懇天恩疏

臣接邸報該臣奏爲孤臣積罪積憂萬分難勝重任四懇天恩即加斥譴事奉聖旨疆圉多事亟須料理卿何連章引請著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隨設香案望闕叩頭

恭謝外竊念疆圉多事不始今日料理須人臣實非材受事踰年曾無一事之謀效少遲一日重延疆塞之淚憂皇上命臣安心供職臣服勞十載非敢受職怠事之人但邊關危苦之心精血已先耗盡草上荒忽之心智識更復昏迷師心既病下愚之不移違心又虞學步之失故臣此時此心祗見入風既動孤根日在撼搖萬頃茫然同舟早分胡越而何能有一刻之安供一刻之職也犬馬一身生死去就俱無可言惟所廢者皇上之職業所誤者皇上之封疆皇上不知微臣之不材故特起之於草上今試用踰年而不材之底裏見矣皇上為封疆計未有將錯就錯仍姑

用之而不變者也臣是以不避瑣聒五懇天恩早斥微臣一日免誤封疆一日伏乞聖慈立斷施行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非方諭卿安心供職何又追陳大臣當稟君命還著祗遵即出該部知道

司官條奏川擇疏

竊臣連日在寓接得職方郎中趙光抃敵謀益役敵書悖設一揭讀之數十百過以爲如此條奏既以奮揚國威振起邊弊更可參同時論止息羣躢向者臣薦光抃見推出臣之上果決在臣之先臣始戛戛難之久乃自知不逮觀此二揭亦復信然必能仰契聖心立加採用不待詞之畢矣昨得科抄其敵謀益役一件奉聖旨主戰亦是著該部

科公同看議詳確來說邊書一件奉聖旨已有旨了者一

並看議具奏欽此臣𡼏𡼏數四以為戰乃邊方之本事主

戰中樞之正理國家歲費數百萬金錢養沿邊兵馬不戰

何為此不須再議者也若邊書所與邊寨之臣原非表奏

朝廷之比朝廷之上宜聽邊臣折之亦不須預議者也今

既奉有明旨臣以為主戰一件宜徑行沿邊文武上緊圖

維有臨期不能戰者國法具在毫無假貸邊書一件宜行

遼東撫監當機裁酌有要求不以禮者國體自在毫不曲

徇如是則一紙文移邊吏奉行唯謹在於臣部亦可省議

論而專責成矣若公同看議度諸臣之見必咸言主戰之

是講市之非縱有高論宏詞決不出此兩言之外而臣愚前奏古來重絕城下之盟不斷兵間之使使至因而用之兵來則必拒戰故今日之事以不兵而講爲禦邊之常尊中國之體若繼之以兵則惟有閉關戰守之正著雖利鈍難以逆覩而大義確無二三是臣之本謀原無主於不戰之說也但向來係奏關係機密情形多因紅本下部未敢發抄故外間不知疑揣過甚光抃之議以大義仰告皇上正告天下者所以釋天下之疑故微臣之失不忍獨爲君子而猶賭顏同堂其立言之心甚良苦也乃臣愚所見則始終不盡謂然臣初事皇祖執戟爲郎即專理新餉與邊

事相始而後蒙聖恩歷銜邊三任東起寧前西踰鴈代臣皆至其處即陝西三邊臣未至而臣父所至頗闊其餘若地利若邊情若將材若兵力臣揣摩思算約經二十年之久竊以為中原寇盜不早驅除即禦邊終屬第二義而禦邊者禦之於藩籬之外雖不戰而款猶為勝算禦之於門庭之內雖百戰百勝祗屬危機今言戰言守非不盈庭問誰執其咎恐俱捫舌而退耳臣愚且戇請徵丙子之秋邊烽焱入內地其時焦勞者惟我皇上之一人盡瘁者惟張鳳翼之一奴而其餘文武固皆事後敘功儌恩冒賞之人也夫使邊烽焱入而諸臣咸得以有功聖主焦勞而諸臣

不失其隆賞罰寃極言之致使宗社震驚生靈遂炭不過
冷眼旁觀付張鳳翼之一身於諸臣無預又何苦而不聽
其人何憚而不易其言也哉而臣乃守硜硜之愚建碌碌
之說必欲先內後外鞕外圖內宜乎一言之出是句亦刻
非句亦刻一策之行局外亦疑局中亦疑而又何行事可
功成之望不爲避賢讓路之謀也臣八月以來感慨傷心
幽憂廢業五請恩䘏實非得已今讀司官條奏不惟補臣
不逮更兼爲臣解紛臣請聖鑒飭行不須看議而臣之看
議不過如斯前奏所謂師心既病下愚之不移遠心又虞
學步之失故即以此仰乞天恩痛加斥逐繼前五懇而六

懇焉尤萬萬非得已也辜負聖恩有遊即出明命罪當萬
死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封疆大事卿著遵
旨即出公同商確議奏■山松日趙君初入國門一關
劍氣似乎能有爲者先人當即推薦而趙君旋出此疏
蓋取悦於時賢與先人開與同之隙非從體國起見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終

曾孫　編授梓